



## 水边高地如皋城

◎朱洪海

奔腾不息的长江从遥远的唐古拉山脉翻山越岭、滚滚而来,终于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深情款款地流过。在长江入海口北岸,一座临水而建的秀美小城静静矗立。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如皋。

古汉语中,如皋是到水边高地之意。其得名于泥沙冲击初为陆地时的地形地貌。现如今,历经千年的变迁,行走在如皋的大地上,目之所及,皆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典型风光。一望无际的田野、开阔平整的土地、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平线上几乎无半点起伏。沿着贯穿全境的古龙游河走下去,两岸水土丰沃、村庄绵延,你会走得很远很远。

1993年,我考取如皋师范,来到如皋城就读。这是由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沙元炳创立于1902年的全国第一所公立师范,这里走出的师范生教学基本功扎实,业内成名者不可计数。校门前隔着缓缓流淌的内城河的是建于隋朝庙门朝北的定慧禅寺。整座寺庙呈碧水环寺、丹楼抱殿的格局。在这里,校门与寺门相对而立,文质彬彬的师范生与一心向佛的小沙弥常并肩而行。

师范三年,正值如皋城旧城改造,拆迁旧街区,打通北城门、拓宽主干道,整个城市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地块成了工地。我见证了拆迁时的大刀阔斧,未能目睹建设时的蒸蒸日上就毕业回家了。

在乡下老家的村小任教了七

八年光景,等工作调动再次来到如皋城里时,已是2004年。此时如皋城露出新貌,和十多年前大不同。外圆内方的内外城河修缮一新,岸边杨柳依依、水面波光粼粼。城市里到处都是宽阔马路、林立店铺、新建高楼,这是一个正在高速发展中的新城形象。再后来,到2013年,我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得以站在更全面的视角去见证城市发展,体会到了更多令人心潮澎湃的进程。

或许是因为我的母校如皋师范的重要贡献,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优质师资,进而推动了如皋教育多年来的高位走强。都说“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而如皋教育恰又是南通范围内的佼佼者。仅这两年就新建了二附小、李渔小学、志颐小学、新城高中等一大批现代化学校,教育基础设施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堪称一流。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还有身处其中每个个体的不懈努力等都是如皋教育得以成名的深层次原因。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更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有了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我自己就是通过读书走出乡村的农家子弟中的一员。

如皋城另一个吸引外界之处,在于其“长寿之乡”的美誉。在这里,长寿似乎成了生活常态,“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信步徜徉在

东大街的青石板路上,也许就会有一个鹤发童颜的百岁老人与你迎面相逢。这里百岁老人的数量常年保持在500位以上,万人百岁老人占比高出世界长寿之乡的标准两倍多。在我的家庭里,祖辈当中有三人活到了近百岁,这世界第八大长寿乡的名头,实乃不虚。

如皋还有一个国内县级城市都很少见的现象。机缘巧合,居然成为一支中超球队的主场所在地。2016年,如皋引进了中乙球队南通支云。通过多年培育,球队目前已进入中超行列。每个比赛日,古老小城会因足球赛事变得沸腾起来。作为资深球迷的我也会和无数身着蓝色球衣的年轻人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如皋奥体中心,用歌声、鼓声、呐喊声,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而球队不畏强手、敢打敢拼的比赛作风,也在不经意间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如皋,古语中的“水边高地”之意正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有长寿之城的“高龄盛世”,有教育之城的“高位盛景”,还有足球之城的“高端盛事”,共同构成了我对这座水边小城饱含深情的赞叹与热爱。我生于斯长于斯,所目睹的家乡四十多年来的发展,也许正是中国大地上数千个小县城发展变迁的缩影。我相信,乘着时代的东风,在新的征程上,家乡如皋会拥有更加美好的前景与未来。

争艳

◎陈顺源

江海风物

## 大海之门 日月天

◎黄正平

灯下漫笔

海门设厅,已有千年历史,与南通建州同一个年份,公元958年。大海之门,海门人今天拿来作城市形象宣传用语,生动形象、独具特色,反映了新时代海门人的心声和豪情。

应是在海门设厅前,这儿还叫东布洲,茫茫滩涂上,方才17岁的陈朝玉离开家乡崇明,携新婚妻子来到这里,割草筑屋、捕鱼、农耕,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日子。陈朝玉,海门人的祖先之一,海门大地的率先开拓者。龚自珍先生为他家的祠堂写了碑记。

海门厅曾直属过扬州府。潮涨潮落,江堤溃破,人们从水边后退,海门人的先辈就是在不断后退、前移中与自然抗争中争得一片新天地。海门厅陆地最小时仅相当于一个乡镇,甚至把厅府都搬到了邻近的通州境内。可见当时的自然力量有多大,择水而居的海门人就这样弄潮前行,日子越过越红火,也不断繁衍出更多的海门人,而今大片海门土地与崇明隔江相望,海永镇在崇明岛上与上海直接接壤。海门真正成为南通全面对接上海的门户城市。

海门人,分成沙地人和通东人两拨。沙地人依江岸而居,而通东人靠海岸为生。沙地人,讲吴语方言,勤于农垦。因迁徙历史短,文化丢失严重,仪规简单,节庆日少。农田一年两熟,或两年五熟,起早贪黑劳作,雨天、热天、寒冻天和春节也不休息。过日子精打细算,动足脑筋。而通东人不同,方言不同,更具“海味”“盐味”。通东人所居叫头甲、三甲、六甲等,都乃盐田所赐。天下最辛苦的当属盐民。通东人吃得起苦,人朴实憨厚,大声说话、大口吃菜,而菜肴多海鲜。打个比喻,通东人气质更像北方人,而沙地人性格更像南方人,两个族群相处在同一地,成片状分布,几成两个阵营,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也通婚,但更多向内来往。

沙地人中出了个巨人,叫张謇,乃1894年恩科状元,却回到家乡从事农工商实业、教育文化卫生和慈善事业。比起状元故里海门常乐,他的舞台和天地在南通,其时还叫南通州,到民国时叫南通县。海门人都熟知他,其实他的不少企事业沿南黄海岸布局,足迹遍及江浙沪。今天在常乐建起了张謇纪念馆,而江边当年的颐生酒厂已改造成文化旅游区。中日甲午战争后,国难当头,张謇回到家乡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城”。难以想象,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南通,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从古代到近代一直再到当代,海门还诞生了一名饮长江水长大的大诗人,他的名字叫卞之琳。他的诗或许你早已能背诵:“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他就是江海激荡处看过乡村风景和生活场景的人,也是看遍人生境遇的人。他的诗,他所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一样铸就了他90岁的诗意人生。今天,在他家乡临江新区建了卞之琳纪念馆。

这样走出来的海门人实在太多。走天下、闯世界,是海门人与生俱来的优质基因,伴随着农耕、捕捞走来的新一代海门人铭记先贤张謇“强毅力行”的遗训,谱写了“通达天下”的人生华章。

## 到江上去(外一首)

◎孙忠利

获取另一种维度  
模拟鹰的滑行  
风可以生风  
江水自由寒辉

你试着,无声的弹奏  
起伏的江面  
让自己脸上的皱纹  
每一道都充满了深刻的动感

擎苍颠簸,却不设限高  
在每一片可能的羽翼之下放胆

我热衷这样的平衡术  
独立奔赴世界所有的码头

如果,你相信虚无的话  
就等于相信看不见的真爱  
就像浪花是潮水有意打的好看的死结

### 江泳游到航标塔

该给你补发一枚金质的坐标  
使荣耀和梦想不再沉沦

幽深的昨天,仍然太长  
我只能拾起今夜散落在江面  
心形的曲线

追梦,有人守着大风大浪什么都不说  
做星星一样懂你的人在天

你始终陷入水中浑然不知的陷阱,提醒上岸  
从遥远的岸堤我帮你憋足最后一口气

紫苑诗会